佛本行集經/卷03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二

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

二商奉食品下

「爾時，世尊從羊子種樹林起已，安庠漸至一樹林下，彼樹林名差梨尼迦(隋言出乳汁林)。到彼林已，結加趺坐，經於七日，為欲受彼解脫樂故。爾時，世尊經七日後，正念正知，從三昧起。如是世尊，經七七日，以三昧力，相續而住。然彼善生村主之女，布施乳糜，一食已後更不別食，至今活命。

「爾時，彼處從北天竺，有二商主，一名帝(當梨反)梨富娑(隋言胡瓜)，二名跋梨迦(隋言金挺)。彼二商主，有多智慧，心細意正，彼二商主，從中天竺依土所出，種種貨物，滿五百車，大得宜利，從中欲還北天竺國，時彼路經差梨尼迦林外不遠，次第而行。彼等商主，別有一具調伏之牛，恒在先行，若前所有恐怖之處，而彼一具調善之牛，如打橛縛駈不肯行。

「爾時，彼處差梨尼迦所護林神，彼神隱身，密捉持是二調牛住，不聽前過。彼二商主，各持優鉢羅花之莖，打二調牛，猶不肯行，其餘所駕五百車牛，皆不肯動。其諸車輪，並不復轉，其皮鞦索，悉皆自斷，其餘轅軛軸轄轂輻箱輞、欄板鞅靼勾心，或折或破，或碎或裂，如是變怪種種不祥。

「爾時，帝梨跋梨迦等，心生恐怖，皆大憂惱，身諸毛孔，皆悉遍竪，各相謂言：『我等今者值何怪禍？遇何災殃？』各各去車兩三步地，頭戴十指合掌頂禮一切諸天、一切諸神，至心而住，作如是言：『乞願我等今者所有災怪殃咎恐怖早滅，安隱吉利。』

「爾時，彼林所守護神，現自色身，慰勞彼等諸商主言：『汝等商人！勿生恐怖！汝等

此處，無一災禍，無一諸殃，不須怖畏。諸商主等！此處唯有如來、世尊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，初始成佛無上菩提，今日在此林內而住。但是如來得道已來，經今足滿四十九日，未曾得食。汝等商主！今若知時，可共往詣向彼世尊、多陀阿伽度、阿羅呵三藐三佛陀所，最宜在前，將麨將酪蜜摶奉彼，汝等當得長夜安隱安樂大利。』時二商主聞彼林神如是言已，即白神言：『如神所教，我等不違。』而彼二商，即各將麨酪蜜和摶，共諸商人往詣佛所。既到彼已，時二商主，遙見世尊，可憙端正，世間無比，乃至猶如虛空眾星，莊嚴身體諸相，見已心大敬重，清淨信向至世尊前，到已即便頂禮佛足，却住一面。時二商主，共白佛言：『世尊！願為我等，受此清淨麨酪蜜摶，愍我等故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如是思惟：『往昔一切諸佛、世尊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，悉皆受持鉢器以不？』爾時，世尊內生智見，即知過去一切諸佛、多陀阿伽度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，一切盡皆受持鉢器。是時世尊復如是念：『我今當以何器而受二商主食麨酪蜜摶？世尊欲受。』發此心已，時四天王，各從四方，速疾共持四金鉢器，往詣佛所，到已各各頂禮佛足，却住一面。而四天王，却住立已，將四金鉢奉上世尊，作如是言：『唯願世尊！用此鉢器，受二商主麨酪蜜摶，愍我等故，我等長夜當得大利大樂大安。』世尊不受，以出家人不合畜此。彼四天王，捨四金鉢，將四銀鉢奉上世尊，作如是言：『世尊！可於此器受食，略說乃至，為我當得大利大安。』世尊不受。如是更將四頗梨鉢，而亦不受。如是更將四琉璃鉢，而亦不受。如是更將四赤珠鉢，而亦不受。次復，更將四瑪瑙鉢，而亦不受。次復，更將四車璩鉢奉上世尊，如來亦復不為其受。爾時，北方毘沙門王，告於諸餘三天王言：『我念往昔，青色諸天，將四石器，來奉我等，白我等言：「此石器內，仁等！可用受食而喫。」

「『爾時，別有一天子，名毘盧遮那，白我等言：「仁等天王！慎勿於此石器之內受食而喫，仁但受持相共供養，比之如塔。所以者何？當來有一如來出世，其如來號釋迦牟尼。仁等！宜將此四石鉢，奉彼如來。」仁等天王！今是時至，可將石鉢持奉世尊。』

「爾時，四鎮四大天王，各各皆將諸親眷屬圍遶，速至自宮殿中，各執石鉢，端正可喜，其色紺青，猶如雲隊，盛以天花著滿其內，將一切香用塗彼鉢，復持一切諸妙音聲供養彼鉢，速詣佛所。到已共將四鉢奉佛，而白佛言：『唯願世尊！受此石鉢，於此鉢內，受二商主麨酪蜜摶。愍我等故，各令我等長夜獲得大利安樂。』

「爾時世尊復如是念：『此四天王以信淨心，奉我四鉢，我亦不合受持四鉢，若我今於一人邊受，則三人心各各有恨；若二人邊受於二鉢，二人心恨；若三人邊受於三鉢，一

人心恨；我今可總受此四鉢，出神通力持作一鉢。』爾時，世尊從於提頭賴吒天王邊受鉢已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施善世尊好鉢盂，　　汝決當成妙法器，

　　既於我邊奉淨鉢，　　必增智慧正念心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從於毘留勒叉天王邊受鉢已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我觀真如誰施鉢，　　彼得正念增長心，

　　有能養育世令安，　　速成妙樂清淨體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從於毘留博叉天王邊受得鉢已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汝以淨心施淨鉢，　　清淨實心奉如來，

　　當來速得清淨心，　　人天世間得稱意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從毘沙門大天王邊受於鉢已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清淨持戒佛世尊，　　善伏諸根施全鉢，

　　不缺壞心殷重施，　　汝當來世得淨田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受四鉢已，如是次第相重安置，左手受已，右手按下，神通力故，合成一鉢，外有四脣。而說偈言：

「『我昔功德諸果滿，　　以發哀愍清淨心，

　　是故今四大天王，　　清淨牢固施我鉢。』

「而有偈說：

「『當時世尊欲受食，　　諸天四方持器來，

　　各以奉施佛如來，　　受已神通作一鉢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於新淨潔天施鉢內，從彼北天帝梨富娑并跋梨迦(前代譯稱提謂波利，此蓋婆羅門楚夏耶，未知孰是？斯經二商主名非深失)二商主邊，受於麨酪蜜和之摶，慈愍故受，如法而食。食已即告彼二商主及諸人言：『汝商主等！來從我受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，復受五戒，當令汝等長夜安樂獲大善利。』其二商主，及諸眷屬，聞佛語已，即共白言：『如佛聖教，我等不違。』即便共受三自歸依。彼二商主，於人世間，最初而得三歸五戒優婆塞名，所謂帝梨富娑二商主等。爾時，世尊以二商主生隨喜故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所施色味具足圓，　　受已方便離煩惱，

　　其中雜和多種物，　　是故名為麨酪漿。

　　噉訖身體潤澤光，　　面色輝花容貌顯，

　　氣力充實而得益，　　除飢渴惱心獲安。

　　如是漿施佛世尊，　　令諸梵行得飽滿，

　　我今所受已食足，　　是二商主奉麨摶。

　　日種甘蔗族所生，　　讚嘆是人為最上，

　　以此布施功德故，　　當到聖智極果中，

　　復得盡於諸漏邊。　　以因如是業行故，

　　後更轉轉無恐怖，　　漸得脫於諸有纏，

　　既入無漏得清涼。　　譬如良田善平正，

種子穀苗悉皆好，　　風雨潤澤復隨時，

禾稼成長自豐饒。　　如是皆由多種子，

生已漸漸增茂盛，　　諸穀充溢倍多加，

所收之子不可量。　　亦如成就諸戒行，

能廣布施眾飲食，　　後得果報難可論，

以昔成利故使然。　　若人欲求於後利，

望其轉得饒益果，　　唯有供養仁智尊，

當成果報妙菩提，　　并得善逝世間解。

自己得心多種利，　　復能向他作法饒，

彼得自益利眾生，　　是故名為大智者。

欲得自利利一切，　　欲得求道導世間，

應於三寶佛法僧，　　發心當生正信行。

以信心故得果報，　　廣大善達信行邊，

即得戒行難思議，　　即得最勝無上道。

布施能得此勝報，　　觀見世界真實如，

又得道智滿足充，　　聖者能如是正見。

彼得是見名正念，　　散諸垢結等塵勞，

證得無畏大涅槃，　　解脫世間一切苦。

如是具足一切法，　　諸聖讚歎此最尊。

生老病死等既無，　　悲苦別離皆滅盡，

十力世尊歎此樂，　　當得不生死處常。』

「爾時，帝梨富娑二商主等，及諸商人，共白佛言：『世尊！我等諸人，今在道路，唯願世尊！為我等故，作吉祥願，當令我等無有障礙速疾而至自所居國。』爾時，世尊為二商主及諸商人，作吉祥願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願令二足大吉利，　　一切四足亦大安，

行路至處多吉祥，　　所向諸方悉如意。

晝夜行坐皆慶適，　　日中所在亦多宜，

於一切處願從心，　　商主商人並康健。

希望子故種田作，　　散子既竟望收多，

一切商人求利行，　　入海艱難採珍寶，

汝等承望故行路，　　願所規獲利速成。

我今得道快喜歡，　　汝隨至方皆願吉，

心所欲取一切利，　　如汝等願速稱心，

行向經歷所至方，　　悉願無有諸障礙。』

「爾時，商主同白佛言：『世尊！願乞我等一物作念，若到本鄉，不見世尊，當以彼物作塔禮拜，以表憶念大聖世尊，我等諸人，供養尊重，盡今形壽。』

「爾時世尊即與諸商佛身髮爪以用作念，而告之言：『汝等商主！此之髮爪，今持與汝，令汝作念，若見此物，與我無異。於後當更別有一石從空而下，至汝等處，汝等若見，當還起塔供養尊重。』

「爾時，帝梨二商主等，從於佛邊受髮爪已，作如是念：『此之髮爪，乃是身上所棄之物，法非勝妙，不合尊重。』無供養心。

「爾時，世尊知彼一切商人心已，告彼等言：『汝等商主，莫作是念。我憶往昔，無量無邊，不可計劫，有一世尊，出現於世，名曰然燈如來、多陀阿伽度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。我於彼時作一婆羅門摩那婆，具足解於四毘陀論。我於爾時，見彼世尊，入於一城，城名蓮花。我於彼時，以五莖青優鉢羅花，散彼佛上，即便發於菩提之心。時彼世尊，即授我記：「汝摩那婆！於未來世，時節過數阿僧祇劫，當得作佛，號釋迦牟尼多陀阿伽度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。」我時於彼世尊法中，捨離居家，剃除鬚髮，而便出家。我出家後，一切諸天，取於我髮，一髮即有十億諸天，作分將行，而共供養。從彼已來，我今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以佛眼觀彼等眾生，無一眾生各在佛邊而不皆得證涅槃者。我於彼時，既未免脫貪慾瞋癡，猶尚供養我之髮爪，無量眾生千萬億數而得涅槃，況復今日盡諸一切煩惱，結惑貪慾恚癡皆悉除滅，汝等何故不大尊重我此清淨無染髮爪？』

「爾時商主及諸人等，聞於世尊說是往昔因緣之事，即於髮爪，生希有心，生大尊重恭敬之心，頭頂一心，禮世尊足，圍遶三匝，却步而行。有偈說言：

「『有眾商人諸方過，　　樹神發覺告彼言，

　此有自利得世尊，　　汝等頂禮布施食。』

「如是世尊，四十九日不得飲食，既始於彼商人等邊得於此食。世尊食後，往昔業力，忽然患腹而不消化。

「爾時，山居有一藥神，將彼新出微妙甘美呵梨勒菓，往詣佛所，到佛所已，頂禮佛足，却住一面白言：『世尊！若有患腹，此呵梨勒，最初新出微妙甘美，我今將來，奉上世尊。若佛知時，為我納受此呵梨勒，受當食噉，慈愍我故。』世尊食此呵梨勒後，腹內有病即得除愈。

「爾時，世尊即便納取彼呵梨勒，為彼藥神生慈愍故，受已即告彼藥神言：『來汝藥神！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，當受五戒，汝當長夜得作大利多得安樂。』彼藥神聞佛此言已，即白佛言：『善哉！世尊！我不違佛。』即受三歸并及五戒。當於彼時，一切藥神諸女天中，以再過受三自歸依并及五戒，最初為首作優婆夷，所謂大藥神圍遶彼所居山女天藥神。

「爾時，世尊從彼藥神女天，受其所奉呵梨勒果即便噉食，食已取核，於彼地方，即便種彼呵梨勒核，以佛威神自在力故，即日即生，即成根莖，枝條大樹，即出葉花，果實成熟。世尊腹內病即除愈，不復患苦。

佛本行集經梵天勸請品第三十六上

「爾時，世尊從彼差梨尼迦林出，安庠還至菩提樹下。時，彼國內若男若女，困篤著床，萎黃重病，不可療治，難得差者，其人不久，欲取命終，然氣未斷，即送林中，以之為葬。而菩薩在苦行之時，於彼林內，有一婦女，名羅娑耶，氣猶未斷，對菩提樹，相去不遠，而其眷屬，棄捨委地。而彼婦女，遙見菩薩在道樹下修行苦行，見已內心生大敬信，生敬信已，從身脫衣，置於一邊，白菩薩言：『大聖尊者！若仁從此苦行而起，得渡煩惱海之彼岸，滿足自願彼時脫恐身無衣服，可收取我此糞掃衣，隨意所用，慈愍我故。』時彼婦女，經歷時日，其命始終，以向菩薩，生正信故，氣斷之後，藉彼善根，即得上生三十三天，作天玉女，威德甚大，光相炳然，得成天身，神通自在。生彼天已，自發此念：『我何業果，令我如是成就此身？』而彼思念自識宿命，我於往昔，在人間時，作婦女身，以糞掃衣，布施世尊，隨意所用，藉彼善業，我今成就如是果報。彼復更念：『世尊今既未受於我糞掃衣用，我猶尚得如是果報神通之力，況復世尊，納我衣用，豈可不得勝此果報？』

「爾時彼天，以玉女身，放勝光明，於夜半時，往詣佛所，其光遍照，彼林樹間，到佛所已，頂禮佛足，却住一面。彼玉女天即白佛言：『善哉！世尊！取我所施糞掃之衣，隨意所用，慈愍我故。』而世尊受彼糞掃衣，為玉女天，生慈愍故。如來受已，告彼天

言：『來玉女天！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，復受五戒，汝當長夜得大利益得大安樂。』彼玉女天聞佛語已，即白佛言：『如世尊教，我不敢違。』即受三歸并及五戒。時，玉女天見世尊受其糞掃衣，以是因緣，心大歡喜，踴躍無量，遍滿其體，不能自勝。彼玉女天，頂禮佛足，圍三匝已，即從彼處沒身不現。

「爾時，世尊發如是心：『我今將此糞掃之衣，何處而洗？』發是心已，帝釋天王為如來故，去林不遠化出一河，其水清淨，無有穢濁。帝釋天王，於河岸邊，更復化作三片大石，其第一石，擬世尊坐。其第二石，洗糞掃衣，帝釋天王手自澆水。其第三石，洗衣訖已，擬曝使乾。時曬衣石，以佛威神，從虛空飛往到北天竺，為彼帝梨富娑商主等作於塔，為供養故。

「（摩訶僧祇師作此說：『如是次第七七日誦。』或復有師說言：『此事經二七日。』或復有師說言：『此事經三七日。』或復有師說言：『此事經四七日。初一七日，諦心而在菩提樹下，第二七日，漸次移在不瞬眼塔。』）

「爾時，世尊從彼不瞬眼塔而起，起已至羅閦那樹下，到樹下已，經於七日，加趺而坐，受解脫樂，安禪不起。

「爾時，世尊過七日已，正念正知，從三昧起。是時帝梨富娑，并跋梨迦，二商主等，從迦浮吒城發，漸至佛所，至佛所已，乃至略說，圍遶三匝，從佛而行。爾時，世尊從羅閦那樹下起已，安庠漸至目真隣陀樹下而坐，到已乃至當說偈言。

「爾時，世尊過彼七日，於晨朝時，著衣持鉢，詣難提迦村主之家。到彼家已，却在一邊，嘿然立住，為求食故。其村主女，既見世尊在門一邊嘿然立住欲乞求食，見已即從世尊手內擎取於鉢，將至家裏，以好種種百味飲食，滿置其中，出奉世尊，而作是言：『唯願世尊！受我此食，慈愍我故。』世尊受納善生村主女人食已，即告女言：『來汝善生！受三歸依并及五戒，汝當長夜得大利益得大安樂。』其善生女聞佛語已，白言：『世尊！如世尊教，我不敢違。』即受三歸并及五戒。是時善生，最初人間，再受三歸及受五戒作優婆夷，所謂善生村主之女。是時世尊，從善生女受食，食已在彼菩提樹下而坐，受解脫樂，復經七日。

「爾時，世尊過七日已，正念正知，從三昧起。於晨朝時，著衣持鉢，安庠漸至斯耶那耶婆羅門家，到已住在其門一邊，嘿然求食。其斯耶那耶既見世尊在門外立嘿然求食，

見已即從世尊乞鉢執已，將入自家，以好種種百味飲食，種種羹臛，滿和鉢中，持將奉佛，復白佛言：『唯願世尊！受我此食，慈愍我故。』而世尊從斯耶那耶婆羅門邊受得食已，即告彼言：『來婆羅門！乃至應受三歸五戒。』彼婆羅門，聞佛言已，如佛所教，而受三歸乃至五戒。是時世尊，從斯耶那耶婆羅門所得飯食已，受持漸漸安庠行至曼他那塔(隋言攪酪木塔)，食訖，如法歛衣，還向菩提樹下，加趺而坐，經於七日，乃至受於解脫之樂。

「爾時，世尊過七日已，正念正知，從三昧起，於晨朝時，著衣持鉢，漸漸行詣斯耶那耶親里眷屬四姊妹邊。四姊妹者，一名婆羅(隋言力)，二名摩低婆羅(隋言極力)，三名嵩陀梨(隋言端正女)，四名鉗(薑嚴反)婆迦梨(隋言瓦師)。到彼等家，在一面立，嘿然而住，為乞食故。其四姊妹既見世尊嘿然立住，見已即從世尊，乞鉢入家，盛取百味飲食，色妙具足，種種羹臛，滿置鉢中，持以奉佛。復作是言：『唯願世尊！受我此食，慈愍我等。』時世尊受彼四姊妹百種飲食，為慈愍故，受已即告彼姊妹言：『來汝姊妹！從我受持三歸五戒，汝等當得長夜利益安隱樂故。』彼四姊妹，聞佛語已，即白佛言：『如世尊教，我等不違。』即便共受三歸五戒。是時世尊，從彼姊妹受布施已，安庠漸到曼他那塔。到已隨意如法飽食，還向菩提樹下而坐，受解脫樂，經一七日。

「爾時，世尊七日已過，正念正知，從三昧起。於晨朝時，著衣持鉢，安庠漸至羊子所種尼拘陀樹，未至樹邊，從菩提樹其間半路，見有一箇放牛婦人，攪酪出酥。爾時，世尊漸至於彼牧牛婦所，到已去彼婦人不遠，嘿然而立，為求食故。時彼婦人既見世尊去其不遠嘿然立住，見已即從世尊乞鉢，滿中盛酪，以奉世尊，而白佛言：『大聖尊者！受我此酪，為慈愍故。』是時世尊，從彼婦邊受得酪已，告彼婦言：『來姊！汝受三歸五戒，必當長夜大得利益獲安樂故。』是時婦人，隨佛教受三歸五戒。是時世尊，隨意飽食，洗鉢訖已，漸至羊子前所種蒔尼拘陀樹其下而坐，受解脫樂，經一七日。爾時，世尊過彼七日，正念正見，從三昧起。是時忽有諂曲求過一婆羅門，來詣佛所，到已共佛慰喻問訊，說種種語，却住一面。而白佛言：『瞿曇沙門！云何名為婆羅門也？婆羅門者，作何法用？凡有幾法？』如來知已，即出如是師子吼音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除滅一切諸罪業，　　是故名為婆羅門，

清淨無有諂曲心，　　內外正定常安住。

如法修行諸梵行，　　口言心念亦復然，

能於一切處無貪，　　是名婆羅門種姓。』

「如是間中，凡八七日，前三七日，全不食噉。自餘五七，方始求食。

「爾時，世尊坐一三昧，其三昧名遍觀世間，而世尊以無上佛眼，觀世間時，見於世間，或有眾生，從地獄出，還墮地獄；或有眾生，從地獄出，生畜生身；或有眾生，從地獄出，受餓鬼身；或有眾生，從地獄出，受於人身；或有眾生，從地獄出，受於天身。

「或有眾生，從畜生脫，受地獄身；或有眾生，從畜生脫，還生畜生；或有眾生，從畜生脫，受餓鬼身；或有眾生，從畜生脫，生於人間；或有眾生，從畜生脫，生於天上。

「或有眾生，從餓鬼脫，墮於地獄；或有眾生，從餓鬼脫，還受餓鬼；或有眾生，從餓鬼脫，墮於畜生；或有眾生，從餓鬼脫，生於人間；或有眾生，從餓鬼脫，生於天上。

「或有眾生，從人間死，墮於地獄；或有眾生，從人間死，墮畜生中；或有眾生，從人間死，墮於餓鬼；或有眾生，從人間死，還受人身；或有眾生，從人間死，生於天上。

「或有眾生，從天上墮，生地獄中；或有眾生，從天上墮，落畜生中；或有眾生，從天上墮，受餓鬼身；或有眾生，從天上下，生於人間；或有眾生，從天上死，還生天中。

「爾時，世尊見諸眾生，著於諸見，或有眾生，以於欲火，燒然其體，或瞋恚火，或愚癡火，熱燒其體，著於欲事，欲事惱故，即生歡樂，瞋恚癡等，一切亦然。而世尊見諸眾生等，為三毒火之所焚燒，即說如是師子吼言：『此世間中，諸眾生輩，為有所纏，精勤造業，得於是形，身為大患。處處念著，所生邪意，即常增長，如所增長，即成此有。以有著故，於諸世間，有諸眾生；以有著故，還思念有，即成於有。而其彼等一切眾生，所有之處，即彼有處，受於有苦，若能滅於彼諸有苦，於此法入，學行梵行，是名梵行。若有沙門及婆羅門，以著有患，知出諸有，彼等皆名無著諸有，如是知已，能出諸有，我如是說。若復沙門及婆羅門，以有而說，欲脫諸有，彼等一切不名脫有，我如是說。如是之人，墮於邪道，名受大苦，我如是說。捨於世間一切邪道，盡彼一切諸苦業果，既盡諸苦，即名無有。此是世間，眾生我見，各各皆以無明所欺，樂著諸有，著諸有已，即不能得解脫諸苦。若復有人，於一切處觀察諸有，於一切處未遠離有，而一切處並在於有，既住在有，是名無常，是名為苦，是名無實。於無實法，如是如是，

如實正智，應當觀知。若能如是正智觀者，即盡諸有，及愛盡已，於無有處亦不心念，是則名為得滅。比丘既得滅已，即更不生於後世有，不受後身，即能降伏一切眾魔，即得勝於一切鬪陣，即一切處得大利益，於諸有處，不念不思。』

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二